

人生百味 情感天地

一池莲荷

一池的莲叶，粉翠粉翠，像一群身着素衫的小姑娘，挨挨挤挤又热热闹闹。风一起，莲叶婆娑起舞，舞出弧形的曲线，刷刷啦啦跳进人们的耳鼓。这里是离家不远处的一处小小池塘，晚上散步我多会行至于此。当初还是稀疏的几支莲，经过一个春夏的酝酿，竟衍生出一池的莲来。

夏天，荷花永远是主角。“夏至荷花别样红，千姿百态扮长空。亭亭玉立妖娆俏，朵朵绽开娇巧珑。绿叶伴扶增艳丽，污泥不染如无穷。微风细拂轻轻过，阵阵清香遍地葱。”“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江南，正处处绽放着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荷花。

“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这是宋人张先的词。踏遍落红，惊觉有一种植物，已经近得可以和我的呼吸相闻，这种植物有个静美的名字，叫莲，亦叫荷。它清丽出尘，冰清玉洁，令人欢喜而不敢相思。

我凑近了瞧，这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植物此刻已近在咫尺，它清香怡人，令人欢喜到不敢相思。李太白有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夏雨后的河塘边时有清风拂来，一朵朵自然清雅的莲，翩然浅笑，开的恰到好处，纵是氤氲于水墨之中，亦不改秀丽姿态。片片花瓣，晶莹寒露，正应了这句：“天然去雕饰”之意韵。莲的清淡、洁净，似乎无关岁月风尘，它一直静处在人间，看着匆匆过客，终不沾染半点烟火。

自小就十分羡慕住在河塘边的人家，“湖边不用关门睡，夜夜凉风香满家。”有一个临湖的家，那是令人多么艳羡的事，不需要太奢华，简简单单的几间楼阁，开门便见满湖莲荷，心情定会豁然开朗。闲来无事，约两三知己好友，在楼上小坐，一壶酒，一曲歌，那是何等怡然自得。

看莲赏荷的日子一如歌词中唱的：心儿像风一样自由。周围的一切仿佛不复存在，只剩下风，溜达到绿绿的茎中，闲逛到圆圆的叶上，最后徜徉在一朵朵盛开的花朵上，久久不愿离开。

一池的莲荷，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有摇曳生姿和清新脱俗的美，还有蕴藏在清凌的水面之下的那些经过岁月洗礼而成长的种子，那一截截似婴儿手臂般柔嫩的莲藕，正一寸一寸生出希望的翅膀，带着我们的心和梦想，飞上蓝天。（王海）

仰望一棵树

树须跟着摆动，那些粗密一些的树须仍然是安静地垂在那儿，纹丝不动，像时光里静止的画面。

仰望一棵树，一棵有着四百多年的树，一棵沐浴过四百多年光阴的树，一定会有许多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这棵树，它见过四百多年的人间沧桑，它见过的四百多年的日出月落，它的身边走过多少打马而过的少年，见过多少蹒跚学步的稚子，还有拄拐而行的老者。它见过鸡犬相闻，也历过战火纷飞。一定也曾有人于日落里如我这般仰望过它，被它所感动，为它所震撼。然后走近它，轻抚它斑驳的树身，在它的沧桑斑驳里感受着生命的浩大与渺小。

老榕树是静谧的，它活着，却岿然不动，沉默不语；它的脚下长出了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菌菇，小小的层层叠叠的，有的像绽放的花儿，有的又像是地下冒出来的不起眼的小泡泡。树身上，缀着一些星星点点的干苔藓。沿着树身往树的尽头看，树叶越发的茂盛，带着曲折的深邃，树的那一头，仿佛连接着一眼看

不到底的宇宙。细细地看，大树的姿态也并非全然静默，而是富有表情和幽默感的，那些鼓起的关节，蜿蜒的枝桠，一些不再服帖于树身的树皮，每一个轻跳起的树皮里仿佛都掩埋着一个时光的秘密，光阴的故事。那些新生的光滑的枝桠和在细碎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翠绿的叶子，充满年轻的活力，和苍老的树身形成着鲜明的对比，带着力量与希望。

站在古老的榕树下，仰望着它，夕阳里的它，仿佛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晕，带着庄严，带着沉静繁荣的生命力，带着被时间和自然沉淀的肃穆。

想起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在自然的循环里，在时光的匆匆流逝里，万物渺小如尘埃，而我们，都只不过是光阴里的过客。

正沉思时，小女儿一脸笑意地走过来，脆脆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们得回去啦，回去吃晚饭。”抬眼望去，远处，夕阳渐沉，晚霞满天。余晖落在榕树上，满树慈悲。（胡美云）



《出水芙蓉》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拍客：郭珑悌



《游牧人家》
青青草原，游牧人家。
拍客：穆平



《美好时光》
晚霞余晖，小船漫游，静享美好时光。
拍客：楼伟波



《晨读》
湖边晨读，努力学习。
拍客：梅方明



艺苑 大漠驼铃 汤青 摄

思想火花

灵魂定格

人，都有灵魂。有的灵魂高尚圣洁，有的灵魂卑污下流。物质世界可以千变万化，人的灵魂若总是得不到涤荡，是很难发生改变的。世事再怎么无常，也无力磨灭灵魂，灵魂拥有永远的力量，这些力量，存在于人类和其他动植物凡俗的生命之中。

人在生死之间，灵魂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桥梁，是生死轮回独一无二的主体。灵魂附丽于人亦或人依附于灵魂，也是因人因情因境而不同的。毋庸置疑，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为权力、金钱、美色所累，一不经意，就让灵魂戴上了沉重的无法解脱开来的镣铐。

有着卑污下流灵魂的人，总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制造程度不同的灾难，要么发动战争，破坏生态，残害生命；要么贪污受贿，荒淫奢侈，堕落腐败。他们无法洗却生命

的污浊和心灵的腐臭，永远以消耗他人的利益，来营造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有生之年，其灵魂的羽毛，只能在公众锋芒般的眼光中，被扯得七零八落，或者因腐败而纷飞飘散，这样的灵魂，注定是不能高飞也无法高飞的。

不管生活有怎样的不堪，生活的森林中，依旧耸立着为数可观的高尚群体。曾几何时，北大有个山鹰社，他们以生死大限和集体孤独的形式，与雪山之间所磨砺出的北大精神，永远是年轻而闪亮的，永远是激动人心的。固然，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北大山鹰社5名队员，于2002年8月7日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过程中，遭雪崩遇难，但他们通过征服自然、挑战极限，来证明自身价值的行为无可非议，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可低估。

“存鹰之志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

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这支回荡在雪山高原的山鹰之歌，足以让人彻悟山鹰社执著攀登八千米生命高度的精神内核。雪山高原照耀着，生死考验照耀着，在山鹰社队员那里，因为付出，所有的澄明和晦暗，都真切如初。即使雪山掩盖了他们的身体，却滋养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高飞着，在世人心灵，默默诉说着付出后的坦然，抵达后的欣慰，俯瞰后的沉思。

在一个平和的年代，一个被明星的光芒搅乱了视线和思维的年代，那个关于雪山的传说，关于雪山的梦想，就这样定格在一种简略的人生中，一种高翔的生命姿态里。这是灵魂的定格，是心灵升华的一种方式，它离开人的身体，独自存在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之中，存在于一种深入人类心灵、不可琢磨的时空世界。（程应峰）

幸福驿站

清凉时光

夏日的周末，阳光明媚，也强烈热灼。有人幽居在空调屋里，有人到海边看浪花朵朵，我不喜欢远行，也不想待在空调屋里发呆玩手机。今年偶然的一个机会，竟发现家附近有一处美丽的地方。

其实是经常去的园子，只是我们常在门口东边那块散步，园子太大，东边转一圈已经很累了，就不曾往里面过桥到西边去。

那天，我们本是去一个地方赶集，但转来转去没找到地方，有些失望。回来的路上发现一个园子行人稀少，树木茂盛，而且车也能开进去，便想着进去看看。

没想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契合心意的适合看书看云发呆的好地方。到处是青翠，即便在中午左右太阳很浓烈的时候，也不会有暑热蒸腾的烦躁。那里还有一条小河，宁静清凉，不急不躁地向东流动着。小河很浅，但水清澈翠绿，能看得见河底的水草和小石头。

我们在河边找到树木稠密的地方，那里正好有几块大石头，方方正正的，是天然的桌子了。我就把包和书，还有水杯扇子都放在了上面。慢慢吊床，又把折叠椅展开。收拾完，坐下来慢慢欣赏眼前的风景。

一只鸟在路边翠绿的光影里跳来跳去，旁若无人，你看它，它也抬头瞅瞅你，像极了画里的光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最美的最有意思的最值得说说的就是系吊床的白蜡树了。那三棵白蜡树不粗壮，大概和碗口那样粗，却茂盛得很，枝叶纷披，构筑起一片青翠清凉的世界。其中一棵白蜡树的枝叶非常茂盛，沉甸甸的枝叶低低地下垂着，宛若翡翠一般的绿帘子。即便躺在吊床上，也可以一伸手就够到绿帘子，很有意思，小孩子的游戏，而大人也能因此感受到一种浪漫的童趣。吊床晃悠悠，白蜡树的叶子在微风的吹拂里也晃悠悠，人心是那样的简单恬静，那样的美好，让人生的很多烦恼都值得被忘却。

我们称这个美好的地方为白蜡树下。周末只要有空闲，我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去白蜡树下待上一两个小时。或者看看书，或者说话，或者就是静默着，去感受风，感受夏日植物浓郁得像谁打翻了颜料桶。

不但大人觉得这个地方好，孩子也喜欢。他有时在河边拣小石子打水漂，有时把吊床当秋千玩，有时用心地观察一只虫子……孩子天生属于大自然，简单无聊的事在孩子那里也能收获大把的快乐。而大人亲近大自然，也不知不觉会展现出深藏在内心的那份淳朴的童真。和孩子一起荡秋千，一起观察一片叶子的形状纹理，简单而快乐。

有时候孩子的作业没有写完，干脆带到白蜡树下，椭圆形的树叶洒下清凉，天然石块为桌，我们围坐在一起，孩子写作业，我们看书，偶尔抬头相视一笑，时光静美。

长长的夏日，一点不寂寥庸长，像长长的人生一样，让人如此热爱。（耿艳菊）

诗路花语

梅岭

（组诗）

在梅岭

在梅岭
万株梅树都用同样一个眼神
打量来往的人

他已不会再来
可是苍翠的山谷里
一直响彻着他宏亮的声音

“旌旗十万斩阎罗”之后
满山的梅花都欢喜得纵情高歌

她们期盼在多声部的合唱队伍中
有个名叫“陈毅”的壮汉

他会回来的
他其实从未远去
梅岭峰回路转
梅花年年为他绽开

那一刻的梅岭古驿道

那一刻的梅岭古驿道
风是出奇的静止
有轻云在青山之上似有若无地流动

那一刻的梅关
雄踞于梅岭古驿道的最高处
威严而又静寂

游客们鱼贯进出这道南粤雄关
所有的交谈声都不约而同的
如草叶般细碎

伫立于梅关的峭壁一侧
我以强烈的期待和虔诚
朝关隘的两边张望

张九岭 苏东坡 辛弃疾 陈毅
他们都从这里走过
身后的岁月风起云涌

他们还会重返这里吗
那一刻的梅岭古驿道沉默不语
满山梅花绽放的季节已在来路
（曾毓麟）
（作者系东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